

# 儋州 客家山歌， 走出琼岛折桂

文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柯仁俊 李秋欢



李美金、梁永新在2014“两岸四地”客家山歌邀请赛上表演的客家山歌男女生对唱《涯妹也顶半边天》荣获比赛金奖。柯仁俊 摄

今年11月初，儋州山歌选手李美金、梁永新从广东东莞捧回金奖。10月底，在全国多个地区和东南亚部分国家选手角逐的客家山歌邀请赛中，这两位选手“歌惊四座”，以一首《涯妹也顶半边天》的原生态曲目胜出。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儋州市南丰镇——李美金、梁永新两位山歌选手的家乡，寻觅到了他们成长的故事。

## 在牛车上启蒙山歌

从儋州市那大城区出发，沿着美丽的松涛湖前行，再绕过几段正在整修的乡村公路，就到了该市南丰镇油文村。在一幢一层三间的石屋前，梁永新刚刚从庄稼地里回家。

身材瘦高的梁永新把我们让进屋子，客厅电视机正在播放山歌表演的光碟。“我喜欢唱山歌，也喜欢听山歌。”梁永新指着电视说。

当问及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山歌的，梁永新笑道：“那很早啊，从四五岁起，坐在牛车上我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山歌启蒙教育了。”

生于1957年的梁永新，5岁丧母。那个年代正是人民公社的困难时期，他的父亲梁文龙负责用牛车运砖石，尽管挣的工分吃不饱饭，仍然歌声不断。参加过解放海南岛战斗的梁文龙，从部队转业到海南，因曾念过7个月书，粗通文墨，常常触景生情地自编自唱山歌。

伴着黄牛的哞声，伴着车辙的吱吱声，坐在牛车前排的梁文龙一边挥鞭赶路，一边放开歌喉高唱。而或躺或坐在后排的梁永新，就这样跟着一步三摇。“那时候听不懂歌词意思，但记得父亲唱山歌很好听，也觉得唱山歌的父亲了不起！”梁永新回忆道。

梁永新七八岁时，已能听懂父亲所唱山歌的大意。“很快就要离开牛车去上学，但我对山歌的兴趣却从此在心里头生根。”梁永新说。

1977年，中学毕业的梁永新，为了养家糊口，放弃考大学的机会，跟随一群伐木工钻进了山林。性格粗犷的纯爷们，唱的大都是火辣辣的情歌。梁永新说，上山时一般唱的山歌有：“上岭顶气难唱歌，滩头水急难过河。今日碰妹难开口，石板开刀难杀鱼。”吃饭时几碗米酒、地瓜酒下肚，大家会一起唱得更激情：“坐下来呀躺下来，大家躺到心花开，躺到鸡毛沉水底，躺到石头浮上来。”

对山歌颇有研究并善于唱歌的儋州市文化馆馆长陈照荣说，“文革”中曾经禁止客家人唱山歌，因为有些情歌似乎“不健康”。但他认为，这些歌曲其实很有艺术价值，比如上山时唱的那首，在以“上岭顶气”、“滩头水急”等比兴的基础上，引出“今日碰妹难开口”；再如喝酒唱的那首，尽管有些直露，但“鸡毛沉水底”、“石头浮上来”在对比中的奇特想象，还是有几分诗意的。

## 山歌带走几多烦恼

“山歌带走了很多烦恼，使我走出痛苦变得开朗起来。”与梁永新联袂表演客家山歌的李美金直率地说。

1960年，李美金生于儋州市南丰镇下麦草村。“之所以我喜爱唱山歌，是因为有父母遗传的‘山歌基因’。”李美金回忆道，“从童年时期，我就听到父母经常唱山歌，他们可以见到什么唱什么，出口成歌。”

在山歌声中长大的李美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班上能歌善舞的积极分子。成年后在儋州市南丰镇集镇从事个体经营，赚了亏了、忙了累了，唱一首山歌能解乏减压。洗澡时、洗碗时、走路时，山歌在她生活中无处不在。

1998年，李美金的丈夫不幸去世，家里一下子没有了顶梁柱，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嗷嗷待哺。李美金艰难地支撑着困窘的家。此后整整10年，她的生活中也不时会有歌声，但那是浸透着泪水的山歌。

“是山歌给了我力量，让我坚定地、乐观地活下来，把孩子们都抚养成人。”如今说起来，她的语调已很平静。

2008年初，孩子们都已成年的李美金，放下生活的重荷，加入了儋州市调声山歌协会南丰镇分会。同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李美金与分会成员们一起以山

歌为主要节目举行义演，为地震灾民募捐。“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同时实现的意义。”她感慨道。如今，充满大爱的李美金与山歌协会会员们，把山歌演唱活动开展得风生水起。

## 原生态对唱获金奖

今年10月下旬，由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侨联、东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4“两岸四地”客家山歌邀请赛，共有68个地市126个节目1000多人报名参赛。经专家评审，来自广东省各地级以上市、江西、福建、四川、海南等7省（自治区）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有23个节目200多人进入决赛。其中，儋州市文化馆创作的男女对唱《涯妹也顶半边天》，选手李美金、梁永新、少部分美金以传统唱腔、原生态的手法表现客家民俗，在强手如林的大赛中一举夺得金奖。

这是以男女对唱的客家情歌，每人唱七言四句，共八轮对唱。在结尾部分，李美金唱的内容为：“涯歌耕田妹耕田，各人都有各人田；哥晓犁田妹晓造，涯妹也顶半边

天。”古老山歌，唱出了女性心声和全新形象。

陈照荣说，李美金、梁永新夺得金奖很有含金量，是厚积薄发的结果。

在儋州市南丰镇油文村采访时，村民陈秀凤、吴秀浓等人对梁永新获奖并不感到意外，她们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梁永新是山歌高手，平时从事砍甘蔗等农活的间隙，他也会唱几首，我们劳动时的疲劳都会少一些。

在南丰镇集镇采访时，儋州市调声山歌协会南丰镇分会会员们，正聚在一起讨论山歌创作和演唱。其中，今年74岁的退休教师黄玉英，把会员们即兴唱出的山歌歌词都记录下来。黄老师对李美金的唱功十分赞赏，并幽默地说：“可惜我妈妈生我太早，如果晚生20年，我也像她们唱得很好。”

提及与梁永新合作

## 儋州山歌唱出 人间喜怒哀乐

文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谢振安

“儋州山歌语言的精湛，艺术的高超，意境的美妙，思想的深邃，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海南省乡土文化研究会会长、儋州调声山歌暨民间艺术协会名誉会长羊中兴接受海南日报采访时如是说。

羊中兴对儋州山歌的研究颇有见地，他很认同郭沫若“儋州山歌不亚于唐诗”的评价，并从多方面解析这个“不亚于”：

其一，儋州山歌的诗情画意与唐诗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这样一首儋州山歌：“水本与月共一片，水在江河月在天。秋月影照清江水，不真月共水同眠。”唐朝李治曾写过一首诗：“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城。”两者的意境确有一比。

其二，儋州山歌具有形象生动、精彩迷人的语言。有这样一首儋州山歌：“披风不怕身寒冷，心红不忌路疏生。记得月前花下约，转水绕山放步行。”赴约后生的情态和心理跃然而出。

其三，儋州山歌具有深刻隽永的哲理性。有这样一首儋州山歌：“一世人生得几久，一年四季换春秋。人生不得千年老，不似水干水换流。”以水流喻人生，以时光比人生，发人深思。唐代与宋代相比缺少哲理诗，但不乏哲理。比如，唐代虞世南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借咏蝉来阐明“居高”而“声远”的人生哲理。

其四，儋州山歌具有抑扬顿挫的优美韵律。山歌属于按声调的平仄格律吟诵的“诗词”类，而儋州山歌每首四句，大体相当于近体诗的绝句，每句最后一个字的声调，与普通话的阴、阳、上、去声调基本一致，比唐诗宋词的约束更多更严。

其五，儋州山歌具有开阔意境和大胆想象。有这样一首儋州山歌：“十五月光映地下，月中丹桂正开花。想心飞上月宫去，与姑嫦娥饮花茶。”整首歌想象力很丰富，尤以第二句“月中丹桂”想象更奇特：究竟是天上的月亮？还是“十五月光”照耀下的地球也像月球一样？个中意境，确非凡境。

羊中兴认为，儋州山歌的诸多艺术特色值得可圈可点。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儋州山歌产生于最底层，既有“下里巴人”的一面，也不乏“阳春白雪”的一面，这与唐诗主要由有才华的文人创作相比，儋州山歌更突出大众化。

“如果放开一点来说，我觉得儋州山歌真是把人间的喜怒哀乐都唱绝了。”羊中兴感慨地说，“儋州山歌不刻意雕琢，其粗犷、朴野，对心灵的叩击更加猛烈。”



于收集整理客家山歌。儋州退休教师黄玉英，5年来致力易宗平 摄